

学校编号: 10384

分类号_____密级_____

学 号: 200201025

UDC_____

厦 门 大 学
硕 士 学 位 论 文

六 言 诗 三 论

On Three Topics Of Six-letter Poetry

侯 凡 跃

指导教师姓名：吴在庆 教授

专 业 名 称：古 代 文 学

论文提交时间：2005 年 月

论文答辩时间：2005 年 月

学位授予日期：2005 年 月

答辩委员会主席：_____

评 阅 人：_____

2005 年 6 月

厦门大学学位论文原创性声明

兹呈交的学位论文，是本人在导师指导下独立完成的研究成果。本人在论文写作中参考的其他个人或集体的研究成果，均在文中以明确方式标明。本人依法享有和承担由此论文而产生的权利和责任。

声明人（签名）：

年 月 日

内 容 提 要

一直以来，六言诗没有引起学术界多少注意，六言诗所包含的丰富的文学信息也没有得到充分的发掘，不免为一件很可惜的事情。本文尝试着对六言诗做一些初步的探讨，对六言诗的起源、艺术特色、唐代的六言诗等几个重要问题进行了较全面的分析与讨论。论文共三章，第一章论述六言诗的起源问题，得出六言诗起源于早期歌谣谚语而不是诗经楚辞的结论，第二章论六言诗的艺术特色，第三章分四部分，即初唐、盛唐、大历贞元及元和至五代四个时期，论述唐代六言诗发展的阶段性以及相应的特征。论文是在全面收集整理资料的基础上进行的，同时尽可能多地思考了学者的相关言论，最后形成自己的观点。

关键词：六言诗；起源；艺术特色；唐代六言诗

Abstract

Six-letter poetry has not been noticed in academic circles for a long time, and it's a pity that the abundant literature content has not been excavated fully. The author try to make some primary study on Six-letter poetry, analyze and discuss comprehensively some important questions such as the origin of Six-letter poetry, artistic character and Six-letter poetry of Tang-dynasty. The paper includes three chapters , the first chapter dwells on the origin of Six-letter poetry, the second chapter discourse artistic character of Six-letter poetry, and the last chapter is devided into four parts , which are the beginning of Tang-dynasty, the heyday of Tang-dynasty, the period of Da-li and Zhen-yuan and the period from Yuan-he to Five Dynasty. The chapter dwells on the Development By Stages of Six-letter Poetry in Tang-dynasty and The Corresponding Characters. The author write the paper on the basis of comprehensively collecting datas and sorting out datas, meanwhile consulting relevant documents of scholars as much as possible, and finally bring up the own opinions.

Keywords: Six-letter poetry; origin; artistic charater; Six-letter poetry of Tang-dynasty

目 录

引言.....	1
第一章 论六言诗的起源.....	3
第二章 论六言诗的艺术特色.....	17
第三章 论唐代六言诗的阶段性发展及相应特征.....	26
一、初唐时期.....	27
二、盛唐时期.....	32
三、大历、贞元时期.....	39
四、元和至五代.....	48
参考文献.....	53
后记.....	55

Catalogue

Introduction	1
Chapter I On The Origin of Six-letter Poetry	3
Chapter II On The Artistic Character of Six-letter Poetry	17
Chapter III On The Development By Stages of Six-letter Poetry in Tang-dynasty and The Corresponding Characters	26
Section I At The Beginning Of Tang-dynasty.....	27
Section II In The Heyday Of Tang-dynasty.....	32
Section III In The Period of Da-li and Zen-yuan.....	39
Section IV From Yuan-he to Five Dynasty.....	48
Reference	53
Postscript	55

引言

六言诗作为诗歌体裁的一种，较之主流的五、七言诗而言，一直是较为冷落的，人们对六言诗没有给以足够的重视。笔者考察历代笔记小说及诗话，发现凡与诗歌有关的论述绝大多数是与五、七言诗相关的，而对于六言讲述很少，且多抱排斥贬低的态度。杜文澜辑《古谣谚》，推重谣谚，其功甚伟，却对《回波》六言歌词抱有成见，不予选录。^①至于像赵翼评论六言诗：“本非天地自然之音节，故虽工而不入大方之家耳。”^[1]（P430）力加贬抑。这种观点至今仍然存在。六言诗的研究相当单薄，就笔者所能见，至今未出现六言诗的研究专著（只出现了一本六言诗选集），单篇论文也仅十余篇，并且不容否认，一些论述是靠直觉的主观看法，不够深入，经不起推敲。

六言诗同五、七言一样，由来已久，其起源不晚于五、七言诗，并且历代创作不断。如唐代六言诗近百首，至宋代有 1800 余首^②，数量是可观的，竟没有引起足够的注意，实是文学研究的憾事。更为重要的是，六言诗虽一直未成为诗坛主流，但却同样具有自身的价值和意义，其中包含着很多文学上的消息，如能加强研究，和其他的文学现象相互印证，对于文学研究是很有帮助的。任半塘先生《唐声诗》一书曾专列一节强调六言诗，不过由于该书主旨及体例关系，未及作全面的研究。其他有关六言诗的言论多散见于学者的论著中，不少观点较为零碎。鉴于此，笔者撰成此文，对六言诗做一些初步的探讨。

论文分三部分。第一部分论六言诗的起源，辨析观念，澄清事实，较深

^① 见清杜文澜《古谣谚》凡例，中华书局，1958年，7页。

^② 此数据是笔者据北京大学出版社《全宋诗》进行统计所得，宋代很多六言的偈颂赞未包括在内。

入地论述了六言诗不源于《诗经》、《楚辞》的原因，并提出六言诗起源于早期歌谣谚语的观点。第二部分论述六言诗的艺术特色，旨在发掘六言诗的特质与美感，同时分析了它的局限。第三部分论述了唐代六言诗的发展，将其分为四个阶段，对每个阶段的创作背景、成就、特征均进行了分析，并从而揭示了六言诗发展过程中的重大转变的表现和原因，同时也印证了笔者的一个观念：六言诗不是孤立于诗坛而发展的，而是与整个诗坛密切相关，包含着丰富的信息。如能加强研究，将是整个文学研究很好的补充。笔者希望以此来引起更多的关注。

笔者此文还只是一些初步的研究，限于学识，还有一些重要问题未能论述。并且，文中观点虽经反复思考，并非妄发，但一定还有不完善甚至错误的地方，希望得到专家学者的批评指正。

第一章 论六言诗的起源

论诗歌的起源，学者于五、七言诗用力较多，但是对于六言诗，历来未有专著出现，现在文学史、诗歌史著作也极少讨论。偶有论述多是零零星星，缺乏较深入而系统的研究，不免为学术史上一大憾事。因此，讨论六言诗的起源进而研究六言诗在整个文学史上的价值及影响便成了十分必要之事。

不过讨论诗歌起源的确是困难重重。因为一种文学体裁之产生、发展、成熟等过程绝非单纯受某一方面影响就可一蹴而就。“在昔文学之嬗变，原任自然，非人力左右于其间，故一种文体之形成，往往须经长时间之酝酿。”[2] (P24) 因去古已远，六言诗资料散失严重，更增加了研究难度。前人学者于此多感悟式的语言，三言两字，语焉不详，其间虽不乏真知灼见，但对今天的研究来说，终觉有一定隔膜。现有不多的讨论又不够深入，一些论述尚可商榷。笔者对六言诗属意既久，今不揣谫陋，对六言诗的起源发表自己的一些看法，希望能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

讨论一种诗体起源，首先应明确这种诗体的本质特征，否则难免会因为界限不明确而造成一些枝蔓和误解。在这方面，逯钦立先生论五言诗起源时的做法颇有启发意义。逯先生说：“欲征五言诗之渊源，须先标三准：凡称五言诗，须通篇皆为五言，一也。凡称五言诗，不得含有兮字，二也。一体裁之成，须经长期之酝酿，今故不以某一人之有此作，定其原始，而分别以一般时间为发生期及成立期，三也。”[3] (P54~55) 我们想，逯先生在立这三个标准时绝不至于忘记一些特例，五言诗中偶尔含一二“兮”字或者偶尔杂入一二句三言或七言诗句的情况是存在的，但我们并不因此而否认其为五

言。然而如果以此种诗歌来讨论五言诗起源，因无较明确界定，容易产生一些错觉，影响到对真相的认识。

先看六言诗的两个代表例子——唐宋应该是六言诗成就最高时期，可以作为六言诗坛的代表——王维《田园乐七首》其六：“桃红复含宿雨，柳绿更带朝烟。花落家僮未扫，鸟啼山客犹眠。”黄庭坚《题郑防画夹五首》其一：“惠崇烟雨归雁，坐我潇湘洞庭。欲唤扁舟归去，故人言是丹青。”举此两例足以明六言诗作为一种诗体的本色特征。于此，就六言诗我们也先立两标准：一，通篇实字；二，两字一顿，一句三顿。施蛰存先生说：“六言诗是指六个都是实字的诗体。”[4]（P732）日本学者松浦久友言：“（六言诗）以‘一句三拍’的三拍子为基础。”[5]（P571）其实这两个标准也不是独创的见解，凡论六言诗者大都注意到了，但不知为何，在论述之中又往往忽略了这两点，因此造成一些偏差。如果不立这两个标准，而以曹丕《寡妇诗》^①为根据去寻源头，则可以说六言诗直接是楚辞的继续，不过句式整饬了一些而已，这样连“源”与“流”都不必谈了（详下文）。

明乎六言诗的两个标准，下面讨论其起源问题。

—

历史上较早论及六言诗者有以下几家。

挚虞《文章流别志》：

古诗之三言者，“振振鹭，鹭于飞”之属是也，汉郊庙歌多用之。
五言者，“谁谓雀无角，何以穿我屋”之属是也，俳谐倡乐多用之。六
言者，“我姑酌彼金”是也，乐府亦用之。……

① 曹丕《寡妇诗》：“霜露纷兮交下，木叶落兮凄凄。候雁叫兮云中，归燕翩兮徘徊。妾心感兮惆怅，白日急兮西颓。守长夜兮思君，魂一夕兮九乖。怅延伫兮仰视，星月随兮天回。徒引领兮入房，窃自怜兮孤栖。愿从君兮终没，愁何可兮久怀。”

任昉《文章缘起》：

三言诗，晋散骑常侍夏侯湛所作。四言诗，前汉楚王傅韦孟谏楚夷王戊诗。五言诗，汉骑都尉李陵与苏武诗。六言诗，汉大司农谷永作。七言诗，汉武帝柏梁殿联句。九言诗，魏高贵乡公所作。

刘勰《文心雕龙》：

至于三、六杂言，则出自篇什。（《明诗第六》）

六言七言，杂出诗骚。（《章句第三十四》）

可以说挚虞之言开了一种风气，即摘一二成句作为几言诗的源起。就六言诗而言，任昉的影响甚大，严羽《沧浪诗话》、谢榛《四溟诗话》等均本此说。明清诗话类似看法还有一些，此不赘引。任昉所言“六言诗，汉大司农谷永作”受到后来杨慎的批评：“任昉云：六言诗始于谷永。慎按《文选》注引董仲舒《琴歌》二句，亦六言，不始于谷永明矣。乐府《满歌行》尾一解：‘命如凿石见火，居世竟能几何！’亦六言也。”[6]（P10）杨氏所言固然不误，但我想他大概还是误解了任昉的本意。任昉言几言诗某某所作，应该指他认为的成熟之作，足以作该体诗的代表。我们横向比较一下即可明了。如所言三言诗夏侯湛作，若认作源起显然太靠后了。挚虞所谓“古诗之三言者，‘振振鹭，鹭于飞’之属是也。”杨慎说：“‘振振鹭，鹭于飞，鼓咽咽，醉言归。’三言之始也。”谢榛亦云：“江有汜，乃三言之始，迨天马歌，体制备矣。”[7]（P1165）《江有汜》任昉或许以为体制不备，但《天马歌》通体三言，并载于史书，任昉不应该不见，不言的原因恐怕还是认为不及夏侯湛之作成熟。对于四言，陈懋仁云：“国风‘关关雎鸠’，四言之属也。《诗家直

说》曰：‘四言体，始于康衢歌，沧浪谓起于韦孟，误矣。’《诗纪》曰：‘按四言诗三百五篇在前，而严云起于韦孟，盖其叙事布词自为一体，汉魏以来，递相师法，故云始于韦，非徒言也。’或又引康衢以为权舆，又乌知康衢之谣，非列子因雅颂而为之者耶。然明良五子之歌，载在典谟，可征也。”[8] (P1) 因此姜亮夫先生也说：“……《文章缘起》也说四言诗始于韦孟，大概便是说至韦孟而四言体完全成立罢。”[9] (P255) 关于五七言诗情况也类似，不再一一分析。总之，我们从横向比较完全有理由相信，任昉论述一种诗体时，总是取已具规模足可为范者，而非初始之作。因此，谷永所作虽不传，但我们有理由相信谷永诗已具备了六言的主要特征，在其之前，六言诗极有可能已出现了。

六言诗产生在谷永之前，具体该在何时？有学者说：“从楚辞到五七言诗，中间经历了六言阶段。”该学者同时明确地说六言出于楚辞，那么我们在理解他这句话时就有困难了。为什么呢？如果该学者认为五七言也出于楚辞，则五六七言同源，如何可以说六言是中间阶段？具体何指？难道六言对五七言曾发生过作用？假如认为五七言不源于楚辞，那么时间更难确定。就笔者所知，颇有一些学者反对五言诗出于楚辞，荀子《成相辞》对七言诗的影响怕也难完全否定。王力先生说：“在楚辞中，我们看见了许多五言、六言和七言（原注：八言以上的都可分为两句读）；如果‘兮’字不算，则五言可认为四言，六言可认为五言，七言可认为六言，八言可认为七言。我们不能说楚辞就是五言诗和七言诗的开始，第一，因为有这‘兮’字的难题，第二，因为大多数的诗篇都未能全篇一律，如七言中杂有五言，八言中杂有六言，等等。”[10] (P14) 可见学者对此还抱比较审慎的态度。五六七言早期发生恐怕很难定一小的确定的时间段。如此，六言产生于楚辞与五七言之间的说法难以让人信服。

但是认为六言诗出于楚辞者确乎不少。较早有梁启超说：“秦汉间诗歌

皆从楚辞蜕嬗而来”[11] (P121)，楚辞似乎成了诗坛的百宝箱，各种诗歌都从其中而来。以后认为六言诗出于楚辞几成贯势。如有学者说：“楚辞的代表作《离骚》句式系以六言为主，如果把《离骚》句尾的语气词‘兮’字去掉，稍加调整，便是长篇巨制的六言诗。”一本讨论诗歌体裁的专著也说：“六言起源于楚辞的六字句式，如《离骚》：‘帝高阳之苗裔兮，朕皇考曰伯庸。摄提贞于孟陬兮，惟庚寅吾以降。’如果去掉‘兮’字，都是六言句式。”施蛰存先生说：“六言诗是四言诗向偶数发展的一支细流。它最初也起源于楚歌”。[4] (P731) 认为楚辞可以产生六言诗的观点影响甚大，虽也有学者对此产生疑问或加以否定，惜均未展开，力量不足。今对此观点详加论说，希望能拨散云雾，澄清事实。

主张六言诗出于楚辞者，多认为有两个途径：一，蜕去虚字，又可分句中虚字与句末虚字两种。二，化虚字为实字，主要是化句中虚字为实字，当然也有化句末虚字的可能。本来诗歌发展过程中确实存在蜕去虚字的做法。闻一多先生《歌与诗》一文早有论述。更多举汉武帝《天马歌》之例，证明古人有略去“兮”字的习惯。我们不妨再列出此例，看看具体情况如何。

太一贡兮天马下，沾赤汗兮沫流赭。

骋容与兮蹢万里，今安匹兮龙为友。

(《史记》卷二十四,乐书第二)

太一况，天马下，沾赤汗，沫流赭。

.....

体容与，蹢万里，今安匹，龙为友。

(《汉书》卷二十二,礼乐志第二)

去掉兮字之后，骚体成了三言诗，而全无六言诗的体貌。楚辞典型的含兮字的句子，并且可能转变成六言者有以下四种，今并例句略列于下：

A. ○○○○○○兮，○○○○○○

忽驰骛以追逐兮，非余心之所急。老冉冉其将至兮，恐修名之不立。（《离骚》）

余幼好此奇服兮，年既老而不衰。带长铗之陆离兮，冠切云之崔嵬。（《涉江》）

B. ○○○兮○○○，○○○兮○○○

沅有茝兮醴有兰，思公子兮不敢言。（《九歌·湘夫人》）

采三秀兮于山间，石磊磊兮葛蔓蔓。（《九歌·山鬼》）

C. ○○○○○兮，○○○○○○

皇天无私阿兮，览民德焉错辅。（《离骚》）

吕望之鼓刀兮，遭文王而得举。（《离骚》）

D. ○○○兮○○，○○○兮○○○

步余马兮山皋，邸余车兮方林。（《涉江》）

忼慨绝兮不得，中瞷乱兮迷惑。（《九辩》）

从以上所举例看，去掉兮字，或化为实字，根本不能构成典型的两字一顿的六言句。这里不作演示了。

但是是不是说从去掉兮字的方法绝对得不到典型六言句呢？这倒不是。比如这样的句式：“河水洋洋兮清冷，深谷鸟鸣兮嚶嚶。”（《思亲操》）去掉兮字就可形成典型六言句。但我们遍检楚辞，根本不存在这种句式。仅零星的这样的句子，勉强可以化成六言：“凤皇既受诒兮，恐高辛之我先。”（《离骚》）“重华不可遘兮，孰知余之从容。”（《怀沙》）“吴信谗而弗味兮，子胥歌而饭牛。”（《惜往日》）“鸟兽鸣以号群兮，草苴比而不芳。鱼鼃鳞以自别兮，蛟龙隐其文章。”（《悲回风》）“孤子吟而拭泪兮，蟋蟀鸣此西堂。”（《九辩》）“宁戚讴于车下兮，桓公闻而知之。”（《九辩》）这些句子可以变成两字一顿的六言句，但数量太少。并且《诗经》中早已存在六字句，为何必定要说六言出于楚辞，而不能上溯呢？并且，楚辞中，除《九歌》外，两句之间

普遍缺乏对称性，即使我们把一句改造成六言句，而另一句仍不合格。如“凤皇既受诒兮，恐高辛之我先。”即使改成“凤皇既受聘礼，恐高辛之我先。”仍不能构成六言诗。并且像“宁戚讴于车下，桓公闻而知之。”是十分散文化的句子，在先秦典籍中并不少见，何以略而不论，只局限在楚辞上呢？

施蛰存先生说：“六言诗是五言诗的曼声改为实字。不过改曼声为实字之后，句子结构必须是整齐的三个音节（2+2+2），不能象楚辞句法的‘望+夫君+兮+未来’。”^[4]（P732）施先生也意识到改楚辞的五言句的曼声为实字后不能形成“二二二”结构，但如何达到“必须是整齐的三个音节”，施先生却未阐发。上举一学者说：“把《离骚》句尾的语气词‘兮’字去掉之后，稍加调整，便是长篇巨制的六言诗。”“稍加调整”，如何调整亦不得而知。但我们在上面分析中已可见，由楚辞的三字顿句式转变成二字一顿的句式，绝非“稍加调整”可得。楚辞句法上又有一显著特征，即在句首第一字存在一顿，绝大多数句子都是如此，这就极大限制了骚体句向“二二二”句式的转变。并且我们怀疑：当时的诗作者何以舍弃已经存在的六字句不用，而要不惮其烦大费周折地先将楚辞的虚字处理，再大加调整而成六言诗呢？要知道二字一顿的节奏在先秦是很普遍的。

楚辞对五七言诗的“三字尾”产生过巨大影响，但对六言却影响甚微。郭建勋先生说：“六言诗不但一般无虚字，而且是三个节拍，与两个节拍的骚体句有着完全不同的结构方式。要言之，此句型（引者注：指骚体句式）在‘兮’字脱落之后为后世提供的是一种非诗体的六言韵文句式，主要用于文体赋、骈文、连珠等韵文中。”^[12]这对楚辞的评价是公正属实的。

综合上面考察分析，我们认为六言诗不源于楚辞。

行文至此，或许会有诘问：上文举曹丕《寡妇诗》，句式结构是“○○○兮○○”，也是通篇六言的整齐的诗行（这种句式的诗歌魏晋南北朝还有几首），这种总该是楚辞体了吧，岂不说明六言诗与楚辞仍存在很大关系？

对于这种诗体，有论文作了这样的处理：把符合笔者本文所提出的标准的诗歌称作“正体”，而将《寡妇诗》一类诗称作“骚体”，并且说：“六言诗的产生有两个源头，一是由《诗经》、汉乐府中六言句式演化成篇；另一则由楚辞骚体六言句式发展而成，二者并行不悖。”[13] 这不失为一种折中的处理方法，但验诸事实，却不甚妥当。所谓的“骚体”六言数量不多，自唐以还，更极罕见，还不足以称“并行不悖”。这仅是对楚辞的一种继续而已，可能受五七言渐趋工整的影响，句式也变得整饬，但它们不是真正的六言诗，至多我们可称之为六言诗的“别调”，以别于文学史上足成一体六言诗。梁朝江淹有诗：“石篴篴兮蔽日，雪叠叠兮薄树。车萧条兮山逼，舟容与兮水路。愍晨夜之摧挫，感春秋之欲暮。征夫辍而在位，御者跼而载顾。”观其体貌，与曹丕诸人“骚体”一致，江淹题诗名为“山中楚辞”，这就很好地说明了诗人是把这种诗直接看作了楚辞，当作楚辞看待，而不是什么“骚体”六言诗。明乎此，则有关把这一类诗作为六言诗源于楚辞证据的说法也就不攻自破了。

或问：六言诗中，个别句子里含有“兮”字，能否看作六言诗脱胎于楚辞而尚留带的痕迹呢？我们认为，古代诗歌中，尤其先秦，语气词“兮”字较为常见，并不仅仅存在于楚辞，以句中含一二“兮”字就断言出于楚辞未免武断。产生于楚辞之前的含“兮”字的诗句难道也要看作与楚辞有关吗！

二

以上辨六言诗不出于楚辞，那么，六言诗是否有可能出于《诗经》呢？个别学者持六言诗源于《诗经》的观点。

《诗经》中存在一些六字句，前人诗话中或已指出。如“我姑酌彼金罍”（《周南·卷耳》），“政事一埤益我”、“室人交徧摧我”（《邶风·北门》），“河

Degree papers are in the "[Xiamen University Electronic Theses and Dissertations Database](#)". Full texts are available in the following ways:

1. If your library is a CALIS member libraries, please log on <http://etd.calis.edu.cn/> and submit requests online, or consult the interlibrary loan department in your library.
2. For users of non-CALIS member libraries, please mail to etd@xmu.edu.cn for delivery details.

厦门大学博硕士论文摘要库